



中国诗史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典藏

中国诗史

李维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中国诗史

李维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维中国诗史 / 李维著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
股份有限公司, 2016.12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/ 杜贞霞主编)

ISBN 978-7-5581-1772-5

I . ①李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诗歌史—研究—中国
IV . ① I207.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877 号

李维中国诗史

著 者 李 维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198 千字

印 张 13.5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9269

发行部: 010-51396619

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772-5

定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上 卷

- 第一章 中国诗之源起 / 3
- 第二章 三百篇为中国诗学之渊藪 / 7
- 第三章 楚辞代兴与春秋战国诗学之中断（上） / 16
- 第四章 楚辞代兴与春秋战国诗学之中断（下） / 19
- 第五章 两汉诗体衍进及乐府之特盛（上） / 22
- 第六章 两汉诗体衍进及乐府之特盛（下） / 28
- 第七章 魏诗为六朝诗学之先导 / 32
- 第八章 两晋诗学极盛与中兴以后作者之玄思（上） / 39
- 第九章 两晋诗学极盛与中兴以后作者之玄思（下） / 48
- 第十章 宋诗再振为六朝诗学之极峰 / 53
- 第十一章 齐梁陈诗风绮靡与六朝诗体之蜕化（上） / 59
- 第十二章 齐梁陈诗风绮靡与六朝诗体之蜕化（中） / 63
- 第十三章 齐梁陈诗风绮靡与六朝诗体之蜕化（下） / 71
- 第十四章 北魏北齐北周诗学之不竞 / 74
- 第十五章 隋诗余光反射为六朝诗学之终局 / 78

中 卷

- 第一章 初唐诗体与沈宋（上） / 85
- 第二章 初唐诗体与沈宋（中） / 91
- 第三章 初唐诗体与沈宋（下） / 97
- 第四章 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（上） / 100
- 第五章 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（中） / 106
- 第六章 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（下） / 109
- 第七章 中唐诗风一变与元和长庆间诗人之体别（上） / 111
- 第八章 中唐诗风一变与元和长庆间诗人之体别（中） / 115
- 第九章 中唐诗风一变与元和长庆间诗人之体别（下） / 121
- 第十章 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统派之分传（上） / 128
- 第十一章 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统派之分传（中） / 132
- 第十二章 晚唐诗人之别致与诗学衍变后统派之分传（下） / 137
- 第十三章 五代小词代诗 / 14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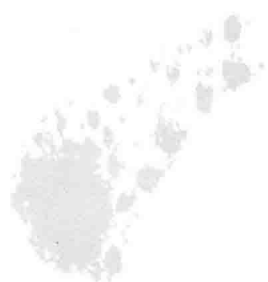
下 卷

- 第一章 诗势尽后北宋各派作者之天才（上） / 149
- 第二章 诗势尽后北宋各派作者之天才（中） / 153
- 第三章 诗势尽后北宋各派作者之天才（下） / 158
- 第四章 南宋四大家与永嘉四灵（上） / 163
- 第五章 南宋四大家与永嘉四灵（中） / 166
- 第六章 南宋四大家与永嘉四灵（下） / 169
- 第七章 诗学降落中辽金两代之朔角孤星 / 173
- 第八章 元四大家诗体与铁崖乐府（上） / 178

- 第九章 元四大家诗体与铁崖乐府（下） / 181
- 第十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（上） / 184
- 第十一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（中一） / 189
- 第十二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（中二） / 193
- 第十三章 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（下） / 196
- 第十四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（上） / 198
- 第十五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（中一） / 202
- 第十六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（中二） / 206
- 第十七章 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（下） / 209

上 卷

卷二



第一章 中国诗之源起

诗之源起——黄帝以前歌诗——尧代歌诗——舜代歌诗——
夏代歌诗——商代歌诗——夏代歌诗为风骚之始

郑康成《诗谱·序》曰：“诗之兴也，谅不于上皇之世，大庭轩辕逮于高辛，其时有亡，载籍亦蔑云焉。《虞书》曰：‘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咏，律和声。’然则诗之道，放于此乎，”刘彦和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曰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舒文载实，其在兹乎。”又曰：“人秉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沈约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曰：“歌咏所兴，宜自生民始。”郑氏昭其迹，刘、沈推其故，其言均是也。人禀七情，韵语自应始于生民，而文字未备，留传亦难征其所据。惟后世文人，于其载籍中，或存其目，或具其文，伏羲以下，历历可数。虽伪托之书众，追记之作多，而舍此之外，更无可考，故不得不并著之于篇，以备学者辨正焉。

伏羲作瑟，造《驾辨》之曲，教渔制《网罟》之歌，一见《楚辞·大招》，一见《隋书·乐志》，上古歌诗之见诸载籍者，此其始也。惟其文久佚，无可稽考。降及葛天，有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阙，虽目存《吕览》，而事近传说。神农教民食谷，有《丰年》之咏，夏侯玄《辨乐》，

仅存空名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黄帝之铭有六，今则只余其二（《巾几》、《金人》），且已经补纂，恐失其真。至少吴颛顼之世，所称《白帝、皇娥》二歌，识者均指为王嘉伪撰，更不足论也。惟《弹歌》一章，其词近古，其文见于《吴越春秋》，其时代或以为黄帝，三代以上之韵语歌辞，此其是欤。

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宍（宍古肉字）。

（《弹歌》）

唐、尧之世，史称极治。《礼记·效特牲》载其《蜡辞》。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致其《戒语》。野老击壤之歌，见于《帝王世纪》。康衢童谣，则传自《列子》。帝王多忧勤惕励之言，庶民有怡然自得之趣，使非伪托，则当时郅治之隆，可迹而得也。

土反其宅，水归其壑。昆虫毋作，草木归其宅。

（《蜡辞》）

战战栗栗，日谨一日。人莫蹶于山，而蹶于垤。

（《尧戒》）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：帝力何有于我哉。

（《击壤歌》）

立我蒸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

（《康衢谣》）

有虞承祚，文辞愈炳。《明良喜起》之歌，《卿云》、《南风》之咏，上下唱和，传诸载籍而辞采堂皇典雅，斐然成章矣。

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居事康哉。

股肱起哉，元首喜哉，百工熙哉。

元首丛胜哉，股肱惰哉，庶事情哉。

（《明良喜起歌》）

卿云烂兮，糺纚纚兮。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。

（《卿云歌》）

南风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，南风之时兮，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（《南风歌》）

夏代歌辞，实启风骚，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载，禹见涂山氏女，女作歌，始作南音，周公、召公取以为《二南》。孔甲《破斧歌》，始作东音，《豳风破斧》之所兴。而帝启之乐，又《楚辞·九歌·九辩》之宗也。此外若《书序》载太康有《五子》之歌，《绎史》引帝相有《源水》之歌，《韩诗外传》称帝桀有《夏人》之歌，均疑伪托，未可信也。惟《闲学记闻》所载《夏后铸鼎繇》，错综用韵，其真伪自属待辨，而其辞固皆可诵也。

逢逢白云，一南一北，一西一东，九鼎既成，迁于三国。

（《铸鼎繇》）

商汤代兴，德音愈茂。开网三面，作祝以存其仁，桑林祷天，致语以极其敬，盛世之音，不可多觐。降及末运，箕子有《麦秀》之歌，伯夷有《采薇》之咏，一代流风，犹存遗响。《吕氏春秋·音初篇》载，《有娥氏》有二佚女作歌，始作北音，殷整甲徙宅西河，始作西音，《三百篇》中邶、鄘，卫、秦诸风所自兴也。而《商颂》十二，论者且引为《周、鲁》二颂之源。三代歌辞。至有商成其观矣。

蛛蝥作网，今之人循续；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

欲下者下，吾请受其犯命者。

(《网祝歌》)

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虞夏忽焉没兮，吾适安归矣，吁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：

(《采薇歌》)

以上所举歌辞，多传诸后人载籍中，其真伪自莫能明，惟观其渐进之势，似非全出伪作，故取以为中国诗学之源始。《吕氏春秋》，其书近古，所云“有夏歌辞，实启风骚”其言当有据也。

第二章 三百篇为中国诗学之渊藪

三百篇之年代——十五国风为纯粹的平民文学——雅颂——
三百篇之永久价值
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，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是《三百篇》者，皆春秋以前作品也，《三百篇》中之最古者，当推《商颂》，而《鲁颂·閟宫》又明是春秋时代事，中间距离，竟多至八百余年，其采选精严，概可想见。惟大部分则多是西周末季作品，春秋时作品，虽间或杂入，但不多耳。

《三百篇》为中国纯文学之祖，学者无不知之，其中之十五国风，盖纯粹的平民文学也。书时书事，写情写景，状人状物，以至叙述平民生活之状况，刻画普通社会之心理，通其思想，明其美刺，无不恰到好处，数千年来遗留之文学，未有能出其右者：一般文人学士，得其一奥，即足名家，故均视为文学之巨壑焉。本章亦止就其在文学上之价值，略举而论列之，使知后世之所谓文学者，无一非由此蜕化而出。至于详其名物，辨其篇第，审其音变，明其意旨，则经学考据家优为之，是篇不及也：

《三百篇》长于写时，写时最难不着痕迹，而《三百篇》优为之。《采芣》，写治时者也，而无一语及治，盖一及治便著痕迹矣，故其只以妇女采掇芣苢之闲情逸致，烘托点染，而民间之安乐，时代之承乎，自在

人人意想中。《三百篇》均应如此读去，此一例耳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；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将之。
采采芣苢，薄言袺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襜之。

（《周南·芣苢》）

《北风》，写乱时者也，而无一语及乱，荒凉自在目中。

北风其凉，雨雪其雱、惠而好我，携手同行。其虚其邪，既
亟只且。

北风其喈，雨雪其霏。惠而好我，携手同归。其虚其邪，既
亟只且。

莫赤匪狐，莫黑匪乌。惠而好我，携手同车。其虚其邪，既
亟只且。

（《邶风·北风》）

《三百篇》长于书事，书事则无不是。《击鼓》，自叙者也。

击鼓其镗，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，我独南行。
从孙子仲，平陈与宋。不能以归，忧心有忡。
爰居爰处，爰丧其马。于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。
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
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

（《邶风·击鼓》）

《新台》，叙他者也。

新台有泚，河水泚泚。燕婉之求，籊籊不鲜。
 新台有洒，河水浼浼。燕婉之求，籊籊不殄。
 鱼网之设，鸿则离之。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。

(《邶风·新台》)

《三百篇》长于写情，写情则无不挚。《氓》，写男女之情者也。

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，匪来留丝，来即我谋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，匪我愆期，子无良媒。将子无怒，秋以为期。

乘彼坳垣，以望复关，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。既见复关，载笑载言。尔卜尔筮，体无咎言。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。

(《卫风·氓》六之二)

《谷风》，写新故之情者也。

习习谷风，以阴以雨。黽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。德音莫违，及尔同死。

行道迟迟，中心有违。不远伊尔，薄送我畿。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。宴尔新婚，如兄如弟。

泾以渭浊，湜湜其沚。宴尔新婚，不我屑以。毋逝我梁，毋发我笱。我躬不阅，遑恤我后。

(《邶风·谷风》六之三)

《燕燕》，写离别之情者也。

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

燕燕于飞，颉之颃之。之子于归，远于将之。瞻望弗及，伫

立以泣。

燕燕于飞，下上其音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南。瞻望弗及，实劳我心。

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渊。终温且惠，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，以勗寡人。

(《邶风·燕燕》)

《黍离》，写感触之情者也。

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，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。

(《王风·黍离》二之一)

《黄鸟》，写死生之情者也。

交交黄鸟，止于棘。谁从穆公，子车奄息。维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临其穴，惻惻其栗。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

(《秦风·黄鸟》三之一)

《伯兮》，写契阔之情者也。

伯兮朅兮，邦之桀兮。伯也执殳，为王前驱。

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。岂无膏沐，谁适为容。

其雨其雨，杲杲出日。愿言思伯，甘心首疾。

焉得谖草，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，使我心痍。

《绸缪》，写夫妇之情者也。

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，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。

绸缪束楚，三星在户。今夕何夕，见此桀者。子兮子兮，如此桀者何。

《常棣》，写兄弟之情者也。

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。
 死丧之威，兄弟孔怀。原隰裒矣，兄弟求矣。
 脊令在原，兄弟急难，每有良朋，况也永叹。
 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每有良朋，烝也无戎。

（《小雅·常棣》八之四）

《伐木》，写朋友之情者也。

伐木丁丁，鸟鸣嚶嚶。出自幽谷，迁于乔木。嚶其鸣矣，求其友声，相彼鸟矣，犹求友声，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。神之听之，终和且平。

（《小雅·伐木》三之一）

《蓼莪》，写亲子之情者也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
 蓼蓼者莪，匪我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。
 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，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
 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

（《小雅·蓼莪》六之三）